

三獎

作品：薄霧：靜物被神描繪

得獎者：林餘佐

林餘佐，一九八三年生，嘉義人。東海大學中文系、東華大學中文碩士班畢業，現就讀清華大學中文博士班。想以書寫抵禦時光，但肉身卻時時磨損。我是人，我反核。

得獎感言

近來感到時光逼視，試圖以柔軟且抒情的聲腔，去描繪時光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跡——假裝自己是靜物，等待神的撫摸、雕塑。

感謝評審，我在您們身上學到的遠比這獎項給予我的更多。

感謝母親曾英純女士與女友珮慈，唯有在他們身邊才能安心地閱讀、寫字。

感謝教我識得文學的東海中文系。



薄霧：靜物被神描繪

每個薄霧的早晨

都是時光的裂縫

我看見自己涉過濃稠的睡意

緩緩伸展、移動

——像某種兩棲類的生物

離開潮濕的沼澤

艱難地以肺去愛人

穿過薄霧就能看見

最初面臨的岔路

昔日的抉擇像是隱喻

指涉出太過曲折的路途

我如何能想像：

另一個自己抵達土製的村莊

沿途繞過時光，找到蟻穴

以餘生等待一場大雨

土裡飛出透明的鬼魂

繁殖出更多的雨季。

接著，收攏自己與時序談和

有如趨光的植物，在夜裡忍住不哭

在陰天偽裝菌類。

繞過惡犬埋伏的巷弄

沿著虛線走進大霧

遠方有人影晃動

姿態像是手語：流動的詞彙

是禮盒上的絲質緞帶

柔軟地綁著搖搖欲墜的肉身。

我能感受到自己在霧裡的磨損

像是砂紙拋光萬物的毛邊

校正後的愛欲：平整、無害便於取代。

我覺得莫名的疲憊——遠方的人

此刻慎重地告別，在霧淡時

他說：「我們都是靜物

在霧裡被神描繪」

（彼此經過卻不能擁抱）

大霧遷徙，世界返潮

我與衰敗的穢物等待醃漬

所幸種籽在青春離席後

還能開出花朵

就讓我矇著眼、變成鬼

從一數到十，彷彿就能聽見

壞掉的樂器哀悼失去的音符

此後，時光詭譎多變



有時天晴有時膠著。我暗自決定：
在起霧時只走同一條路
只犯同一個錯。



最具抒情韻致

◎陳義芝

起筆就營造出迷濛的氛圍，而在迷濛中又分明有清晰指涉——所謂「時光的裂縫」喻示須以思念不斷彌補的缺憾。詩中的我追憶的是一種艱難的愛，一旦抉擇，就注定曲折。

第二節「土製的村莊」，既可解讀為戀人已逝，自己的心魂相隨而去，也可結合下一行的「蟻穴」，成為惆悵淒迷南柯一夢的表現。

第三節描寫思念的深切，外飾華美而內容破碎，癡心磨損已經夠心酸——「像是砂紙拋光萬物的毛邊」；愛欲的對象還必須校正，就更不堪了。既是被神所揀選、描繪，卻又只能是靜物般存在而不能相擁。

最後一節寫絕望中的珍惜，時光詭譎已改變一切，猶有一顆不死的心，乃分外令人哀悼，低回。這是本屆參賽作品中，語言質地美好，最具抒情韻致的一首詩。